

文 苑

集 華 書 庫 單 堂



序

余少時即熟聞荆溪在陸先生名每讀其文心向往之知

先生不從時文中作生活者恨未一識其面及年二十五

六時吉水醒齋李公督江南學余赴澄江科試乃得從先

生遊接其容親其風旨信所謂有道而文者也時常鎮兩

郡立中孚社推先生祭酒後生小子莫不仰止高山余亦

數以文就正而先生自處至謙接人至和仁義之人其言

藹如誠哉是言也先生古學淵邃於書無所不讀丹黃甲

乙日無停晷時文非所屑爲屈首一爲之皆約六經之旨

申石

以成文每歲科試必冠其曹凡經其指授者率以文名世

坊人請選闡墨房行學者悉奉爲指南余時方銳意八股

未暇讀先生古文也後得其所刻唐宋大家文錄正襟危

坐而讀之提要鉤元勝鹿門八家選遠甚因歎先生好古

若此則其所爲古文可知矣先生庚午鄉墨波瀾意度純

乎古文却不蹈襲古人一句一字卒未下第後絕不再上

春官一以讀書稽古自娛稔知先生著述之富然猶未得

其古文而讀之也先生沒後數年始于其孫越漁齋中見

先生草堂文集抄本尚未付梓亟攜歸篝燈夜讀數日不

能自休乃喟然曰如先生者真古文中之雄傑能自豎立
不因循者也今世學爲古文者或曰仿史漢或曰仿韓歐
縱心慕手追終不免邯鄲學步耳先生古文其法則史漢
韓歐之法也其文則先生之文也史公學左氏適成史公
之文孟堅學史公適成孟堅之文昌黎歐陽子亦然古來
作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先生足以當之矣昔柳州自
序云旁推交通而以之爲文高視于萬物之中雄峙于百
代之下老泉亦云生平爲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
髴於後世今竊欲以此兩言贈先生先生令嗣五采與余

交善其孫越漁又與余長子同舉于鄉以余之嘗就正先
生也屬余爲文集序余安能窺見先生萬一哉然三世知
交義不敢辭因爲道平生景仰之私聊志其畧如此詩云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讀先生遺文宛如見先生矣肯

雍正元年歲次癸卯清明前十日良常後學曹鳴聲啣氏
拜題於真州東園

古文有盛有衰其自衰而復於盛也有難有易豈不以其時乎哉自晚周迄西漢作者麻列其至者配古六藝餘亦爭奇競秀卓然成一家言嗚呼盛矣嗣後歷六朝而衰至唐貞元元和而復歷五代而衰至宋寶元明道而又復中間絕續遠至五六百年近猶百數十年蓋其難也如此唐文之盛昌黎首庸而李氏皇甫氏張氏相與屬而和之宋文之盛六一首庸而京兆眉山兩蘇氏曾氏王氏相與屬而和之祛積習者難爲功揚宗風者易爲力以首庸之難則知屬和之易亦其理然也雖然自數子而外操紙握管

者不下百十計何嘗不欲奮健翻以凌清風垂休聲以並日月乎其卒殫精敝神踴躍不克進乃已而數子獨此唱彼和俾其文炳炳天壤間由此言之殆亦未爲易也 國家太平日久文教振興士非博雅通經者不得備顧問山陬海澨執卷唵誦皆斐然有意於古文而又無聲偶摘裂之學從而破壞其體當此時而言古文勢若差易蓋前此如叔子魏氏朝宗侯氏西溟姜氏鈍翁汪氏阮亭王氏皆能拔出宋元明町畦之外力追古作者而從之故 本朝

之文粹然一出於正然其他鉅釘襞績偷字換句貌似神

離者亦往往而有豈非時若易而仍有甚難者與荆溪在
陸先生頗晚出其文獨能騁馳上下出入史漢韓歐格律
意調絕非有所摹倣比附而率意直書暗與之合與前數
子若相應和然者然則予即不敢謂 本朝文盛悉由先
生首庸而其視中唐北宋屬和諸家殆無愧色亦篤論也
予生也晚不及見先生顧嘗與其孫曰虞交得盡讀先生
文集抄本不揣奔陋輒偕邢兄韓潮重加編校付諸削劂
豈直爲先生計哉蓋以見 我朝文治之盛跨越數百年
以來有諸君子爲之前不可無先生爲之後而予不才亦
得附青雲識姓名於文字之末茲非其厚幸也與昔
雍正元年歲次癸卯六月朔真州後學吳之彥謹題

凡例

一草堂文集原編十卷計文二百餘首茲并十爲六先擇百篇務取精也外有詩二卷沉雄新闢兼有杜韓俟續刻以公同好

一是集已未刻各半與舊刻多有異同係先生晚年刪訂一字一句斟酌盡善識者辨之

一先生經術湛深議論一軌于正有讀曲臺疑一書挾摘訛謬白黑昭然最有功經學讀集中與齡撻禽等辨亦可略見一斑矣

凡例

一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先生傳志文字往往突入左氏司馬氏之室假令登明廷奉詔撰述當代名公卿偉績豈在昌黎廬陵下哉才豐遇嗇有文無題曷勝惋惜

一文用評點取便來學挾精剔華使讀者入目了然然如近人文集濃圈密贊彌失真矣是集悉由先生一二老友暨門下諸君子前後論定評隲俱極精嚴故一仍其舊彥等偶有管窺亦附入焉

一先生有言文品與人高下予聞先生年六十始膺鄉薦諸公貴人聞其名爭欲令出我門下先生固謝不往下

第後即杜門却掃著書自娛此其高風介節有節然不
可尚者予讀先生文而并及之蓋不勝高山景行之慕

云

後學

吳之彥
邢維信全述

几例

二

評論校閱姓氏

慈谿姜宸英

長洲汪份

蘇州何焯

江陰楊名時

武進秦宮璧

武進陳鼎恒

金壇曹鳴階

同邑徐寬

同邑徐煥龍

同邑蔣景祁

吳曹直

潘宗洛

受業門人楊大鶴

蔣錫震

潘旂

吳蔚起

吳高

黃一麟

郁士超

汪誠

在文中

吳昌

吳高

王嗣曾

交五

受業姪孫右文

高文 大文

在文中

可權

郁文 雄文

後學吳之彥

邢維信

汪師蘭

吳燁

華弘澤

吳文堂

史鳳輝

吳枚

王光昂

吳振乾

汪士佩

洪肇楫

陳撰

洪肇模

徐永勳

劉環

吳苞孫

劉瑞

高爾位

洪士楷

王嗣曾

吳華孫冠山

吳廷楸若巖

吳元升錫

蔣張珩麓

吳發育萬

先大父交游遍寓內茲首列老友僅數人蓋非手授評語舊載集中者槩不敢列懼以扳援依附失先人遺意故也是集係晚年手訂彙已未刻二百餘篇詳加持擇都計十卷斟酌出入獨與門下士共之其旁批總評定自蔣丈豈潛暨家二兄三兄者什居五六丙戌冬先大父即世是集珍藏篋衍自恨家貧力薄不克鳩工鋟板傳諸通邑大都十餘年來知交零落亦無有從而光顯

姓氏

二

之者今年掌客真州偶晤吳兄碩夫一見嗟賞且慮其久而散佚也立謀付梓於是偕邢君韓潮重加詮次約選百篇合爲六卷卷帙稍損於前評點悉仍其舊間有遺缺兩君特補成之至於校勘檢閱則同學諸君子之功並不可沒也例得備書爰條記姓氏如右癸卯六月朔後三日孫男掌文謹記

在陸草堂文集目錄

第一卷

辨論

周公太公辨

與齡辨

撻伯禽辨

周文公

仍叔之子

陳佗

目錄

衛文公

挾天子辨

國命論

正統論一

正統論二

正統論三

正統論四

正統論五

正統論六

第二卷

書 碑記

答楊明揚書

與潘書原書

與友人論文書

與蔣起潛書

答汪尊士書

答蔣生書

答邵文孫書

目錄

答邵文孫第二書

擬周孝侯廟碑記

新修蜀山東坡書院記

豐義文昌閣記

休寧重修儒學記

宜邑文公碑記

世德祠堂記

勺水庵茶亭記

記勝

記游

遊放生池記

存園記

第三卷

傳

明盧忠烈公傳

盧大司馬行實十四條

明金翰林傳

朱孝子傳

目錄

周孝廉傳

潘懋嘉父子傳

二俞合傳

胡是菴傳

明吳尚書傳

陳檢討傳

第四卷

家傳 譜

先大夫傳略

先君子傳略

從伯祖忞鞠公傳

伯父傳

叔翼子傳

從兄九游傳

觀大兄傳

二式傳

七弟君宜傳

奉政大夫觀我公傳

堯日傳

朝議大夫退菴君傳

小宗譜引

小宗譜後

二女謚議

第五卷

序

擬冬日演武場校騎射偕所屬登君山游讌序

全史類編序

四書鏡序

贈于千英序

涪溪張氏族譜序

葉兄壽序

送吳晉濤赴三水丞序

萬姓文目生序

遜菴文集序

默鏡台文集序

任王台谷詩序

目錄

蔣章人詩序

別杜鵬詩序

深柳堂詩序

蔣京少東舍集序

汜雲詩序

壽母詩序

浮屠寄堂詩序

浮屠眉伯詩序

詩偶存自序

周澹芹遺臺序

應繩錄選序

禮執時文序

羸傑文集序

第六卷

誌銘 行狀 雜著 像贊 祭文

俞處士墓誌銘

西山先生墓誌銘

太學徐君墓誌銘

目錄

周處士墓誌銘

吳士事墓表

新安_節君墓誌銘

孝廉澹芹周兄行狀

任夔州使_司後序

追遠圖跋

二僧紀事

駑說

鐵傭說

遺契說

明監八章

箴言

四叔父像贊

叔翼子像贊

祭蔣慎齋文

先君子以時文名海內垂四十年顧不自愛惜自借刻
房行橐外無隻字之遺獨所爲古文謂頗窺見古作者
立言宗旨蓋先君子沉潛嗜書至老彌篤於左氏司馬

目錄

一

氏昌黎氏之書反覆含咀不下數十百過命筆時波瀾
意度往往暗合而又非如時下模擬竄竊以爲之者固
宜其自喜特甚如此也庚午北上曾刻草堂文數十篇
爾後隨時增刻序目不全蓋藁之未定者耳晚年自訂
前後所作已刻未刻如于篇細加芟潤都爲一集購善
書者繕寫藏諸家疾革手以授芝曰予生平心血萃於
是矣爾謹藏之以俟後世庸知不有相知定吾文者耶
即世後家益貧芝父子舌耕餬口且不給又不能奔走

四方號呼有氣力者表微闡幽以光黎棗遺言在耳每

一念及爽然不自知涕之流落也兒子掌文頻年館真
州得交吳君碩夫吳君佳士嗜古學尤酷愛先君子之
文立倡議偕二三同學重爲編次付諸梓曹文聲階序
而行之然後草堂文集克有成書得以質諸當世有道
而文之君子人咸謂先人之文藉吳君而傳吳君表微
闡幽之心因是集而益顯信乎其爲交相贊者與書既
成謹記顛末自愧先人有集子若孫無能不顯特俟夫
異世相知者代爲傳之顧猶幸及其子孫之見之也不
禁喜極揮涕而爲之記男芝百拜跋

目錄

史邨南傳

徐仁寰傳

楊石舫傳

節婦徐母邵孺人傳

雙孝傳 以上附三卷末

吳玉溪詩序

徐天碧文集序

咏雪亭唱和詩序 以上附五卷末

目錄

補編

自孟荀董揚為斯文道法之宗至唐開元天寶後蕭李獨孤梁氏作而識復正至貞元而體彌闕遂終唐世多克武之宋絲穆柳逮晁陳其體胥演於貞元至乾淳間而君舉伯恭正則同甫行之氏號古文中決科體元逮初明亦多作者又百餘年至嘉靖而遵岩浚谷荆川鹿門震川氏胥用古文詞鳴唐茅歸三公又號經義大家後復寢百年千子大樽二者差具體而微他如朝宗勺庭工古文詞而科舉文鈔所傳述青峒子駿文止大士蘊生暨代興諸喆彥

傳一

經義多與衍造極而鈔湛深於古藝之至者不兩能其信然乎其信然乎若從祖在陸先生所謂兩能其藝之至而法胥與道合以克監海寓碩望者與先生諱欣字同人嘗聞在陸草堂學者號在陸先生參藩公孫上舍醇菴公叔子也少有巨人相性篤學其嗜經籍也若食之宜菽粟衣之宜布帛嚙齶之提挈之而曾不知其少倦也今按先生傳茂材君宜公曰順治丙戌至己丑怙恃降割予與弟相依為命晝支撐內外侮夜理鐙雜誦寒甚則擁衾甘坐互覆所讀書未逮半而鄰雞胥鳴不解衣寢矣夢寐中輒放

聲長號又序礎芹周先生稿曰余年未二十偕舍弟君宜
群從井陘清源萃友八人里中稱曰八俊既而廣之為十
二人約曰非聖賢之書勿視非其行勿繇不幸有過必面
責改然後止又約曰文之課月有三合而課者一為書之
藝七離而課者二書之藝五論表判策暨詩賦古文詞諸
體胥一後如約行之寒暑不少輟者凡七八年蓋先生稟
虞庠翼子公求豐觀我公暨先文林公訓指嘗約礎芹天
綏二周先生培生葉先生仲文吳先生暨茂才公井陘公
清源公為八士課又益以子廷許先生亞卿亮生二周先

傳二

生叔遠徐先生切劘經義由是予邑文獨闢沉雄閱邃體
視明季尤盛其後遂衣被天下唐書所謂殘膏剩馥沾丐
後人者迄今窮海絕徼猶胥爾而紀其源則實由先生之
勤學慎交始也先生嘗札山陽明揚楊氏曰某少好古書
年二十凡先秦兩漢司馬氏班氏暨唐宋諸大家之書雖
不盡精曉然亦多所成誦為文深入敢戰雖不盡軌於正
然有時言人所不能言此先生自道之言而其實則雖偕
古作者並轡而馳奚以越此是故先生經義由深入敢戰
之幹力以馴至奧衍造極之詣其美未易悉而尤符言語

者曰文章爾雅訓詞深厚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曰含英咀華曰窈渺密栗而彙而揚摧之曰若人之為言固當如是至其芟蕪斥俚盡放黜莊列首楞嚴體諸子剝駁體萬曆乙未後體雲間儷藻體金沙肥腴體并抉西江流變澁盭體茂苑象偶體雖南宋決科參停今古嘉靖倣宋大家而無以解免駑緩之訾者猶將挾其突與而摧論之而先生自運則鑄唐宋以探秦漢之精採天崇以化正嘉之貌才高而繩削彌謹齒宿而詞意彌新實克於荆川震川孟旋子駿大士後斷然自為經義大家而楷樞

傳三

後學功尤鉅也先生少治古文詞後交達州李念齋先生愛其文不蹈襲雪苑金精冰而詞指特鏡削因時偕上下議論故所造尤深後清源公遊嘉善交慈谿姜西溟先生摧論古文書在陸草堂記後曰自宋南渡此道寢絕今君家得兩人焉先生亦雅喜海內之有同解也陽曲傅公他富平李天生西江曾庭聞三先生嘗時面清源公嘆先生文了無衰藹氣而吳江葉星期先生亦權訪草堂咨嘆曰君文道淨乃爾耶先生自喜古文詞摧論甚悉嘗曰由秦漢入則句不冗又曰古文極盛為西漢為晚唐晚唐實與

西漢詩經緯集其巨擘也又曰竊大家老泉第一曰李泰
伯力殊勝而權有明一代則曰遵岩較勝至此日則獨高
竊宗侯氏又曰筆必能飛始可語古文能走業不逮若盤
跚勃窣斯下矣此所謂鏡入幹理之識也先生年二十有
一學政李公大收常鎮士半日而七藝成補博士弟子望
寢起而內外侮亦寢息尋食餼試輒升其曹康熙庚午先
生年六十安邑學士王公主試獲卷嘆曰真古文真古文
書名第四揭榜環觀者如牆胥嘆得人卒未禮部試不入
貴要門有來招者訖不往惟一謁西溟先生榜未揭輒歸

傳四

由是輟計偕役者終其身先生望焯著而權科舉文利弊
尤愜且悉札明揚氏曰未得手而厭生已改塗而復憶又
曰三年之文若出數手一年之作亦分數體三折肱知為
良鑿精文律者以為名言而指授生徒筆硃圈整其祇承
有司之尺度尤密先生嘗傳翼子公曰說經書未嘗布席
遶室周行或持杯酒且飲且說說一章豁全部而先生指
授亦多由杯酒間發之閒稽遺跡錯引新說侍坐者條天
機呈豁洒然易容殆雅類蘇端明詩所謂無數心花發桃
李者而他師窮年兀几席或蘄生徒一義之開明而不可

得此殆由神解未易以壽陵餘子而彊學之也蓋自康熙
丁巳寧德兄雋戊午諭德楊公戶部吳公雋而已未楊公
復聯雋辛酉臨川兄雋壬戌復聯雋甲子偏撫潘公雋江
南第一戊辰復雋庚午先生中雋由是時館於揚癸酉南
安公雋丙子侍御偕先生甥兩吳君雋己卯慶雲蔣君南
宮潘君曹司郁君偕雋壬午曹司蔣君雋於北子廷先生
嗣杏聯君編脩汪君雋於南癸未侍御君復偕汪君蔣君
聯雋乙酉孝廉蔣君雋於北丙戌郁君雋而是年先生遂
夢兩楹矣戊子編脩弟雋於北滁州兄偕固始汪君雋於

傳五

南己丑編脩弟復偕汪君聯雋辛卯汜雲弟偕郡教蔣君
雋於北雲南弟偕侍御朱君雋於南癸巳戶部弟又陸姪
雋甲午大文幸雋於北孝廉叔偕徽州弟雋於南丁酉先
生孫曰虞弟雋辛丑大文偕徽州汜雲二弟雋洎雍正癸
卯戶部弟偕朱君蔣君復雋焉而他如上舍陳君名播京
洛礧芹先生嗣茂材省齋周君司諭吳君虞庠霖蒼應予
二吳君少白公孟為公胥號江左宿儒以暨籍於校版於
南曹若私淑艾而書名於榜者至不可殫紀也然則先生
經義雖原本古作者而未嘗不兼綜南宋決科之體也先

生有史才嘗謾盧大司馬金翰林陳檢討傳暨臧林豐義諸家傳得司馬班氏法他文於韓柳氏尤深嘗做非國語著曲臺疑八十篇有奇後為人持去裁存與齡撻伯禽二辨序記銘說極佳者並多放失今茂才叔暨曰虞弟先刊草堂集六卷唐宋十家選類選亦附刊焉嗚呼此所謂兩能其藝之至經義業雅武震川而古文詞又克越宋以武唐之開元貞元者也先生雅不事標榜而躬行殊慤君宜公蚤卒慟寢絕誨二孤胥成立長即孟爲公也俞孺人兄文若先生號高才生以窶卒先生泫然曰於我殯復分田宅贍窮嫠再殖厥嗣焉先生性甚和而不可非義千癸酉館於揚或屬以夤緣毅然曰吾雅不識夤緣事拂衣歸先生里居力蘄發潛德邑前輩安隱鄧氏質行王氏韋人蔣氏王谷任氏燕侯楊氏胥文以表之交友尤澹而篤曩會業十有二人晚強半凋落惟許葉二先生時時過從談笑有味嘗語茂才叔曰吾交滿天下歲寒松柏兩公耳小子識之先生交海寓士久列壇坫右雖援寡多抵巇而克沉潛卷帙者恒翼佐之即侈張者婉導之或諷以闢精舍講

輒愀然曰某得為真讀書人幸矣其硜執不少浮湛若此

然則誦先生之文可以推道矣故曰法與道胥合也先生卒康熙丙戌距生前辛未年七十有六壬辰學政銅仁張公檄邑崇祀鄉賢祠子茂才公偕孫曾孫胥克世其學大文謹贊曰當在陸草堂之始成也徙居夕先生夢桃李葩滿園鉅者采彌絢文英俞先生釋之曰此公門桃李徵也今後學多傳之雖然心花奧指義發端明厥祥孔昭詎俟占夢夫由安亭洎在陸且百三十年有奇而古今文之道法始再合蓋天有以相之矣嗚呼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宜興儲 欣同人著

後學

吳之彥碩夫編次

邢維信韓潮全編

男 芝五采校字

周公太公辯

相傳太公治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
周公治魯親親而尊賢太公曰後寢弱矣嗟乎此非周公
太公之言儒之陋者之言也竊齊魯之末流而為之說雖
然又非盡通齊魯事者也魯豈無篡弑之臣而齊自桓公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一

以後敗於晉敗於吳吁亦既弱矣親親尚功堯舜治天下
之大法非周公太公創之二公者乃敢取堯舜大法互相
詆訾為織緯不經二公非聖人則可二公必不然且緣事
考效親親宜得強不親親宜得弱詩曰本支百世強也春

秋卿大夫族姓繁衍即稱強宗况天子諸侯哉西漢之季

諸侯王食租衣稅枝葉不足相扶持故王莽乘其衰取之

惟不親親也蒙恬蒙毅誅而望夷弑絳灌陳平用而呂氏

滅由此言之先王尚功之典所以杜絕篡弑而安國家也

如曰是必召篡則太公先不宜封營丘畢散保奭亦不得

布滿朝。寧周公知爲齊慮。反不爲周慮乎。吾謂國家衰亡。皆子孫不賢致之。非祖宗之過。魯之弱。齊之篡。亦齊魯之季世有以取之。非太公周公之過。今曰皆二公之流弊。則親親之弊庸知不爲篡耶。尚功之弊庸知不爲弱耶。漢七國。晉八王。篡弑之臣。舉出同姓。韓彭大封藩鎮。自擅朝廷。號令不出千里。漢唐之弱。亦尚功使然。置本摘末。奚說而不可。噫。親親必弱。是使天下不親親也。尚功必篡。是使天下不尚功也。不親親則殘賊興。不尚功則恩禮薄。而僥倖者衆。審如是。堯舜之道。息生民之禍。烈矣。周衰邪說並作。君子不信也。所信者堯舜之道而已。堯舜之道。見於孔子。○根。抵。尚。書。剔。其。僞。○結。法。○之書。書不云乎。惇睦九族。親親也。書不云乎。明試以功。又曰。惟帝念功。尚功也。

曲銳摹柳高博晞韓

與齡辨

越哉世儒之好怪也。聖人亦人耳。可知者知之。不可知雖
聖人不知焉。能爲者爲之。不能爲聖人固不得而爲也。余
讀戴記至文王世子篇所載與齡事甚異其真耶。其非真
耶。人生而有貧富賤貴苦樂天壽混混茫茫適然相遭然
而一彼一此銖權剗度不相假貸。我百爾九十文王何以
逆知之。吾與爾三。又何以損此益彼。操之若券。文王而鬼
神也。則可文王亦人耳。然如是豈不亦怪矣哉。難者曰。知
其所不可文王知命也。爲其所不能文王立命也。易孟子

孝耶。武王方侍疾，聞與齡之言，其為驚惶駭怖，退卻之狀，不知何如。蓋中人猶有願奪算以已親疾者，未聞以親年為已利也。文王慨然與之，而武王恬然受之，少有至性者，不若是於戲言不可不慎也。造一訛而使兩聖人皆不得為孝，越哉世儒之好怪也。解者曰：文王生而神靈學亦晚進焉。姜里拘周易演旁燭無疆，乃與天通，前此猶未也。武王受之庸知不涕泣固讓而紀事者闕書耶。應之曰：子云闕文或然矣。若夫聖人之潛心索至於易者，獨文王哉。周公其人也。書曰：武王克商二年，有疾，弗豫，公告三王，請以

身代王翼日乃瘳，公而前知王疾之必瘳歟，必不危苦號

備波游衍

呼，請以身代公而請以身代其未能前知可知也。疾之瘳

公不能知于翼日以前，而嗣子之壽，文王前知于數年數

十年以上。文王周公相去不啻天與淵矣。演易者文王也

傳，文王易者周公也。而天淵若何也。孔子之於易至矣

夢奠兩楹，始知泰山其頽，季路凶終，知之以行，行他如顏

淵、天、冉、伯、牛、疾、伯、魚、短、壽、蓋、皆、不、知、之、而、亦、未、有、以、益、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甚乎漢儒之言之好為怪也

吾於戴記十取五六而已矣

辨疎骨真得六百年來不傳之妙

漢儒好異異不勝正也此二論尤爲姜丈西溟所擊賞
高山流水惟鍾子期相知心爾

撻伯禽辨

起勢。風雨。驟至。

成王賢耶有過而公諫諫而改公又何求不賢則瞠伯禽之撻心知決不及已而安之公日以怒禽日以瘵而王之過日以積矣周公不若是愚也抗世子法于伯禽伯禽有

開下。婉。

過而撻焉亦足開悟成王使知過之不可有矣迂其身以

善其君周公優為之而代王受撻何罪乎父以無罪撻子

匪賊恩乎周公不若是忍也君子之教子道之以方策之

以行養之以寬需之以漸摩之以久優而遊之使自得之

根上。

就令伯禽有過公所以處之者必有道矣正訓焉潛移焉

深。一。層。駁。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六

圓。極。透。妙。

而專任撻者亦非也况無罪乎或曰伯禽惡得無罪責其

不能盡事君之道者注說也曰事君者獨伯禽乎公為相

游。行。

王有過是不能盡事君之道者公其首也曰公為相踐阼

而治故不得偕王朝夕遊處而屬之禽而王以過聞禽烏

揭起。

得無罪嗟乎人臣成就君德而至於無過其亦難矣古之

王者視朝則有三公三孤坐而論道退朝則廣廈之下細

旃之上有方正博聞之士大夫議制而勸誦其燕私出入

則侍御僕從固非正人然猶不敢自謂無過也於是有左

右史之記有公卿大夫士傳言比諫之法有官之箴有工

之諷有誓之詩有商賈庶人之謗猶未也爲之設納言以
司之懸鞞鐸諸物以徠之賞諫墨不匡以邀之然終不敢
自謂無過也昔在仲虺稱湯之德亦不過曰改過不吝而
已嗚呼過爲成湯所不能無而公以望孺子王人臣成
君德而至於無過合舉朝士大夫暨國人之力懼弗克而
公一以委其子一不效則笞朴隨之豈惟不愛子哉其非
駁定。所以愛王灼灼明矣千夫輿鼎許許而曳之舉鉅而屬諸
五尺之童臨之以鞭箠幾何不棄鼎於路也故撻禽之事
理之必無者也猶文王與齡理之必無者也二說皆俗儒
爲之也客曰子保禽之不誘王於過而撻乎曰誘王於過
罪大矣撻之宜矣伯禽公賢子也不宜有是萬一有是以
誘王故子杖是仍伯禽有罪則撻伯禽非代王受過之謂
辨甚妙在仍根上。矣且誘王於過之人尚可瞬息與王遊處哉斷以大義斥
而遠之是則周公事耳徒撻何爲

擒縱處何等手段

經術之氣盎然須知草堂文集絕不賣弄經術而辨積

自不可

周公輔成王莫難於君臣相疑之日金縢所載武王既喪
以下是也今讀其書志約而脩辭質以明註說紛麗夫亂
其寔日月光天而浮雲蔽之小節勿論論其大者有五焉
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尚書辟有二訓一訓君一訓刑法
止此矣其義取退避者則曰讓曰遜孔傳訓辟曰法而馬
融易之易法爲避鄭氏揚其波學者到於今從之弗敢變
大蔽一也居東非東征也東征必選徒誓衆諸卿多在一
間獨一冢宰哉居東不過率其僚屬聽政於外而已孔傳

曰東征而孔穎達疏即引東山之詩寔之大蔽二也罪人
斯得即蔡仲之命所謂殺管叔囚蔡叔云耳孔傳甚明而
蔡註謂流言初起成王未知爲誰至是斯得主名曰斯得
者遲之也嗟乎通國皆知而人主不知非高居稱朕不至
此是則秦二世而已矣大蔽三也鳴鶉詩卜序曰成王未
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貽王毛傳以毀室喻王家取子
喻管蔡與書之孔傳孔疏悉合鄭氏獨謂公既避居成王
多殺公之族黨故作詩以救其屬臣嗟乎詩言志鳴鶉之

詩假物以明之痛哭以將之大其聲如疾雷震電以呼之

顧區區志於救其屬而發說詩若是固哉高叟殆有甚焉

大蔽四也。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商奄皆叛東征二年罪

人皆得蔡氏大誥註云成王悟周公歸三叔遂與武庚叛

○剖○析○古○書○如○鏡○

成王命周公討之大誥天下之二說者一則管蔡商奄同

叛同誅於風雷之變之前一則三叔武庚同叛同誅於風

雷之變之後歲月乖異將安適從大蔽五也奈則以為書

○直○徹○經○文○剖○析○當○日○情○事○

有明文人第弗考耳蓋自流言播而周公出周公出而管

○如○鏡○

蔡誅管蔡誅而君心疑君心疑而風雷作風雷作而成王

悟此金縢之文之明白可考者也自成王悟而周公歸周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公歸而武庚叛武庚叛而東山征東山征而殷命黜此大

誥之文之明白可考者也然則武庚管蔡雖交相依倚表

○斷○定○

裏為奸而其發有先後則其誅亦有次第不必盡同也必

曰同出一時則金縢一篇罪管蔡而弗及武庚大誥一篇

罪武庚而弗及管蔡何為也哉惟管蔡先發故先辟武庚

後動故後亡而如王氏之說是為誅其所弗罪如蔡氏之

○直○指○出○原○

說是又罪其所已誅無一可者也然而蔡氏之失皆馬鄭

○頭○誤○處○

有以誤之何者馬鄭訓辟為避嗚呼公何避乎哉微獨公

也士君子遇知己之主受顧托之重將必國爾忘身有進

無退被衆謗勿恤犯大嫌勿疑靈光猶曰天下匈匈不安
光當受責况公平公而欲避墜上天之寶命隕文武之成
功棄海隅蒼生於一時廢禮樂文章於萬世是真無以告
我先王也馬鄭以小儒坐井之見妄窺大聖人仁至義盡
之用心鄙倍寔甚而蔡氏從之反轉以曲徇其說不亦惑
乎噫浮雲散則日月復耀矣衆說釐則詩書仍炳矣予非
樂爲辨也或曰孟子書謂管叔以殷叛者何也曰管叔武
庚既表裏爲奸矣故可謂武庚敗管叔亦可謂管叔挾武
庚首惡之名隨乎人之意而加焉矧孟子此時方欲折陳
賈之舌何暇雍容與是正首從乎曰公出在外何以能誅
管蔡曰公位冢宰正百官身雖在外四方監牧召則必來
又卿行旅從古制也羣叔或以召至或不至而遣徒旅襲
執之今皆無可考然大要不出此執而致辟有司事耳所
以遲之二年者先需後決親親之道也

羣言淆亂待此折中諸辨第一

看書天然佈局天然不煩繩削而自合其此之謂乎

仍叔之子

魯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說春秋者曰父老子說
譏世官也。經例凡事不可勝譏者將一譏而已。餘從同世
官非古經於尹氏卒致譏矣。復於是焉。譏不已贅乎。余按
周宣王中興復古之烈載於大雅者凡六篇。雲漢一詩爲
之冠。而作之者仍叔也。其詩畏天憂民寔能闡揚主上之

德傳諸四方。四方之人驚喜相告以爲文武成康復作而
想望太平。南征北伐風行草偃未必非此詩爲之先聲也。
仍叔賢矣哉。今其子之來吾知魯人必賢其父以及其子

重其子之來而特挈其父之字綴諸首以爲榮。蓋春秋書
某侯之兄某公某侯某伯之弟尚貴也。書仍叔之子又以

尚賢也。否則春秋卿大夫自王朝逮列國誰非世官經于

尹氏卒外咸無譏焉。而獨苛求仍叔之子。豈聖人修經善

善及子孫意哉。其不然決矣。抑又考西周舊人見於春秋

者三。仍叔賦雲漢者也。凡伯賦上帝板板者也。家父賦節

南山者也。隱公七年凡伯聘魯戎伐執之傳曰。初戎朝於

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然則戎之所以甘心凡伯者報

弗賓也。當是時王室既卑。彼以禮來而吾偃蹇倨傲以激

其怒為猶不遠孰大於是。如伯者倘亦責人則明者歟。桓
八、年、家、父、來、聘、十、四、年、來、求、車、噫、甚、矣、以、彼、少、壯、時、觸、權、
貴、究、王、誼、可、不、謂、毅、然、秉、丈、夫、之、節、哉、末、路、波、靡、至、於、如、
此、君、子、於、是、乎、益、賢、仍、叔、。

結轉。

仍叔賢者也善善及子孫其為褒辭可知得此掃盡舊

說

陳佗

陳佗即五父陳諸公子也桓公卒殺太子免而自立厲公

名躍左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他日

鄭子產對晉曰陳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

立五父蔡人殺之我又與蔡奉戴厲公是則佗之見殺與

蔡人所以殺佗情狀著明而佗為亂人蔡殺佗為討亂可

推而知也公羊則曰陳佗淫乎蔡蔡殺之穀梁曰陳侯好

田淫獵乎蔡與蔡人爭禽蔡不知其陳君也而見殺茲二

說皆不足信何也方厲公未立蔡日夜思刺及於佗佗乃

入其國淫其女雖狂夫弗為而佗既為君縱好田淫獵要

必揚旌旗盛師徒顧使匹夫野人得與爭禽而碎其首又

無是理也予意公羊之說出於風聞臆測之私誤以佗為

蔡出而云然耳其後魯莊公如齊觀社淫齊女公羊傳曰

公一陳佗也陳佗來矣其目佗為蔡出無疑穀梁氏頗與

抵牾然目未親史記舊文折衷核寔易淫女為淫獵適以

增加測臆亂人耳目而可信哉按公羊名高字不傳穀

梁名淑字元始一名赤注家並謂子夏門人然公羊註稱

親經子夏口授而其書有子沈子者注又以為是公羊本

推原

讀書

得問

如鏡

辨得情

帥然則公羊亦子夏之支流餘裔非親炙者穀梁愈可知也。司馬遷曰：聖人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史記具著其語，成左氏春秋。由此觀之，左丘明雖不載仲尼弟子籍要，必魯人中負命世之才，熟習太史氏書數，數登闕里之堂，恭承緒論，所以聖人既沒，尊經作傳，事有源委，人有本末，以傳信於將來。雖間有所訾，悅其辭，傳益其說，總之與鑿空者殊不害爲信也。然則一經一傳，雖無二氏聖人之微言大義，猶明若漢世二氏立左氏微學者，猶冥行

索途，俛俛乎莫之相矣。即陳佗可類推焉。餘不勝述也。或曰：左傳末篇載智伯滅亡去，獲麟已久。孔子存丘明，藐然少年耳，烏能窺聖人意哉？余應之曰：賢者固不可量。曾子少孔子四十九歲，而孔子之道之傳，獨得其宗，豈計年哉？且三家滅智，距孔子卒僅二十六年，寔爲左傳絕筆。假如丘明之壽有如申公伏生，則其奉教孔子也，在孔子不過十年，以長安見其藐然少年，耶啖助說春秋，謂左丘明古之聞人，非傳春秋者，說甚怪。唐史臣深非之，載其語以爲

笑，而世猶有祖述之者，亦異矣哉。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衛文公

定之方中之序曰美文公也衛爲狄滅文公徙居楚丘建城邑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二章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於桑鄭註謂文公將徙登望楚丘及其旁邑審眎高下乃建國焉慎之至也由詩言則楚丘之遷衛自遷也其城衛自城也炳如矣春秋僖二年書城楚丘左傳曰諸侯城之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註曰魯不及期經爲魯諱是說予嘗疑之夫建國存亡諸侯之誼莫高於此矣愆期後至宗邦之失無末於此矣諱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十六

宗邦之末失滅沒諸侯之高誼經必不然且書會不書公如九國盟幽例亦寧不足爲魯諱而必沒其寔耶且盟幽何以弗沒其寔此予所以疑也然則奚而不書所會毋乃直刺。在會之諸侯皆後歟今夫勤人之事者舒橫梁。自勤其事者棘

當是時桓公方徵役諸侯諸侯道里弗均以次赴質而衛文早已率其遺民手足拮据百堵皆作矣桓公之勤衛猶不若衛人之自勤於諸侯之後彌見文公之賢而詩人顯顯然頌美其君無一辭及大邦之助亦寔錄也不與專封

其說自公羊始穀梁氏胡氏宗之胡氏之說加厲焉皆過

論也。昔武王克商，下車封古帝王，後彼皆宗社廢絕，鬼神
乖祥，多歷年所。武王求其苗裔，按其譜牒，又擇其人之能
堪而拜爵五等，錫之土而授之民，是則所謂封也。衛雖熒
澤覆軍，渡河野處，敵人得造其國，都然旋飽，鹵獲以去。桓
公使公子無虧戍焉，蓋防其復來，不聞夾河對壘，相持也。
諸家說經，滅不言入書，其重者吾見春秋於魯閔二年書

辨。例。精。透。

。二。語。如。聽。春。王。破。

狄入衛而無加重焉，是衛未嘗滅也。衛未滅，奚待封衛無

待於封而桓又孰從封衛哉？左傳曰：封衛于楚丘喜之之

辭也。衛國忘亡，功同再造，故言封以褒大之喜之甚者，其

辭溢而如胡氏之說，則桓且更其疆索矣。頌之策命矣。儼
然設黼屨臨之，其爲誕謾不恭至此極矣。吾觀卽黎來附
庸也，桓公嘉其有勞，薦諸天子，天子試可而封爵之。然後
得爲小邾子，以齒於諸侯。桓之恭如是，矧衛王室懿親而
毅然不奉王命而自封，是桓能恭於封小邾，獨大不恭於
封衛，有是理乎？余年十七嘗著論曰：不書桓公，非貶也。內
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不書桓公，寔與文亦與矣。烏乎貶

然此猶未得其寔，頃讀左稍進，然後知不書所會後也。傳

義本顯而註說晦之，因取傳之義參諸定之方中之詩合

若符節故詳說焉明乎桓非專封而賢如衛文能自勤其事振起艱厄之會尤不可以桓揜也

如此說經越淺越精

陸陸華堂文集卷一

六

夾天子辨

相傳晉文公挾天子令諸侯晉是以伯吾謂是不義也。又
不利晉豈以是伯哉。晉所以伯一戰之力也。宋襄公圖伯
及楚人戰於泓。晉文公圖伯及楚人戰於城濮。宋一戰不
利國幾亡。晉一戰勝遂伯天下爲諸侯盟主。或曰城濮之
戰晉有諸侯之助。故捷求諸侯莫如勤王。子犯教也是又
不然。方晉與楚治兵中原。晉嘗假天子一軍助聲勢乎。犄
角楚者。齊秦是賴。然當是時。晉嘗挾天子命召齊秦乎。齊
秦肯畏天子命。悉敵賦起。應晉乎。齊秦屈強。素不媚天子。
肯執鞭弭。媚晉以媚天子乎。數者無一焉。而謂晉以挾天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九

子伯過矣。是故喜賂怒頑之策不用。則齊秦決不爲晉戰。
晉戰不勝。區區挾天子號令天下。則莫大諸侯必環視而
怒。連兵誅晉。晉不支。必立亡。故曰是不義也。又不利。晉文
公必不爲也。或曰溫之役。晉侯召王以諸侯見。非挾天子
而何。予按是時。晉已勝楚。諸侯已從。晉作宮召王。不過張
大其事。焜耀天下之望。如是而已。故是役也。謂晉挾諸侯
令天子。晉其何說之辭。謂晉挾天子。令諸侯。晉有辭矣。夫

○分○水○屏○

衰周之天子不足爲晉輕重。晉無所利於天子。雖中智猶

知之而况文公君臣哉董昭說魏武遷獻帝許是教操挾

天子也挾天子者魏武事非晉文事吾不可以不辨友人

史墀曰魏武遷獻帝許魏武之失計此董昭誤魏武子深

善其言因備按秦漢以來人臣挾天子者而為之說其說

曰凡人臣挾天子賊於義而博於利者有之矣王莽楊堅

其尤也人臣挾天子既不義又不利者有之矣魏武其尤

也天子之勢有強弱所挾之勢強不義而利所挾之勢弱

既不義又不利理固然也余按魏武之伯與晉文同晉文

一戰魏武百戰魏有天下百戰之力也試問獻帝遷許以

來自外而窺許者曾有一人戰戰然曰天子在彼吾不可

以震驚乘輿否自許而往伐者曾有一人戰戰然曰彼漢

家兵吾不可以逆顏行否此時獻帝之勢與西漢北周之

勢相懸萬萬而何分毫主撮之利為若其大不利則斷可

見矣遷天子必立宗廟朝廷天子宗戚禁近之臣必與魏

用事之臣參錯而處如是數年其勢必相疑相軋夫既相

疑相軋而能以臣節終是亦必無而已矣董昭教操挾天

子始終博一漢賊名為萬世僂笑而他焉取之天下神器

是不一姓漢末大亂孟德挾命世才驅策智勇取亂侮此

何患不足以自立獻帝幸存吾亟遣一使以通之或不幸
狼狽以死即投袂而起問罪發喪收骨原野葬以帝王之
禮錄其子孫庸建上公柴望改物豈不光明正大與湯武
比烈而計不出此惜也吾讀史自秦漢以來有大可惜者
三人焉魏武劉裕唐高祖是也三人者皆以百戰取天下
然皆挾天子故取天下皆不入於正誤魏武者董昭也誤
劉裕唐高祖者魏武也嗟乎嗟乎方董昭獻計時亦有以
晉文公不挾天子之說爲魏武告者歟

波濤百變總歸澹渾唐宗大家三昧金針畢渡矣

國之廢興天也。一姓廢或復興，一姓廢或不復興，有說乎？曰：有其說在月之晦蝕也。蝕復晦不復蝕之復光未絕也。晦不復者光絕也。蝕之象為掩國之中廢，或以權臣或貴戚或將帥或婦寺或諸侯敵國然若此者皆謂之掩掩必復。其不復者廢於民而已矣。廢於民則不復，民絕也。國之有民猶月之有光，何以明之？今夫秦隋之事炳炳如矣，其

○勤○在○寫○勁○

他四分五裂數年數十年之運不足道，取其大者明之。漢有天下一掩於呂而文帝興，一掩於王而光武興，幾掩於

吳楚幾掩於上官霍，幾掩於梁竇，又幾掩於十常侍。然卒以無恙，黃巾一呼，漢祚隨之。唐有天下掩於武，又掩於韋掩於安史，又掩於朱泚姚令言，其他若吐蕃若回紇若李希烈輩幾掩者數數焉。然卒以無恙，黃巢一呼，唐祚隨之。呂武以下權貴也，將帥也，婦寺也，諸侯敵國也，而黃巾黃巢民也。天子曰兆民自罷侯置守，復加億焉備矣。今夫漢

○筋○脈○

唐之季，黃巾黃巢之變是與此億萬計者仇也。天下之太區區此億萬計者充實其中，環而仇之，何以能國？故曰：民絕者不復斷斷如也。東晉南宋辟諸月虧過半矣，猶有光

焉非民未絕之效與桀紂幽厲亦然幽厲廢於諸侯桀紂廢於民夏殷之不復人所知也婦寺而外諸侯將帥權貴敵國之代興者不可勝道矣民絕於此而有於彼越二日哉生明又其理也或曰殷亡遺民弗靖示不忘殷也獨何與應之曰國之廢興天也天者民之主也民方水火塗炭主者既爲之殄滅厥仇無遺育矣未幾見廟已墟鼎已遷城郭已非而相視流涕惻然念舊雖民之仁抑何其愚哉天無二命且民實愚而爲之主者獨奈何聽之家有愿僕盜日夜謀殺之爲其主者執而僂焉彼愿僕者反歎噓流涕惜其死無論死者不可復生而僕之愚主豈聽之哉執此以斷雖百世可知也歸結真陶曰在知人在安民不知人不安民民斯絕之矣孔明亦曰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嗟乎執此以斷雖百世可知也再結

指歸在末段而屬辭奇崛作作有光競爽晚唐諸子

正統論一

初而言正統者誰歟歐陽子也。正統者六經孔孟所不道。史漢無明文。惟王猛符融以爲正統。在晉夫王猛縱橫智謀之臣耳。惡知道彼見其君有虎吞江左之心。遺大患于肘腋。故假此以禁切之。此固不足爲據。依歐陽子著論七篇。且釐其譜以號於衆。然後天下學士大夫聞然而各爲說。故言正統自歐陽子興其論。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歐陽子之言。三代以下人之有此實。以被此名者。何其難歟。昔秦并諸侯。隋兼

南北晉武平吳而海甸悉臣。庶幾合於一矣。然秦以暴隋以竊晉以篡弒。可謂能正天下之不正乎。晉轉而東。趙宋竄而南。保守先祀不失爲正。然以天下輿圖按之。可謂能合天下之不一乎。此無異故正與統兼焉。故難也。吾論統

縱

勿務以正參之。如秦如隋如晉武吾與之可矣。吾論正勿

再

論

務以統參之。如晉之東宋之南。吾與之可矣。惟兼而言之

則得之者希。得之者希不得已有所寬假於其間。不欲與之而姑與之。又從而爲之辭。先天下學士大夫而關其口。則天下之心必不服。雖其父子師弟間猶有起而爭者。而

况他人乎况後人乎嗟乎天下閭秦偽梁詆訶魏晉之日
久矣歐陽子患其紛紛也標正統以息天下之爭名立而
天下之爭益劇譬若射者焉手弓腰矢呼其侶適野而即
禽汗漫未知所射也有隼焉軒然企于高墉之上則射者
注目而視不呼而集百發而求中之吾悲夫正統之名之
爲射夫隼也此歐陽子之過也

六論怪後世之紛紛攘攘而追惜夫始爲之者之開其
端也理直辭強此篇彙括大要

古文若觀彛器指事類情直抒所見而縱橫恣睢若龍
飛鳳舞捉執不得此真古文也其或依倣前人之間架
剽竊前人之韵調與字句而其實無生氣以貫之囁嚅
萎藹奄奄不振斯厲鼎矣讀六論者當以此辨之

正統論二

統可言也。正不可言也。何謂統可言。蘇子曰：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予謂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而能一云爾。有天下而一，與有天下而不能一，布在史書，昭乎其不可揜也。故曰：統可言也，且不待言而自明。若夫正之爲言，從乎人之意而加焉，苟從乎人之意而加焉，人之意百變，則其說亦百變。此曰：正彼亦曰：正乎一以爲正，一以爲不正。吾安適從乎世無孔孟學士橫議怪迂刻薄之談盈耳。議秦曰：暴議。隋曰：竊議。晉曰：弑。此猶有以取之也。然未也。

索癡求疵議漢者曰：雜伯議唐者曰：殺弟弑兄。議宋者曰：欺人孤寡。由其言將漢唐宋之有天下，皆不得爲正歟。豈正之爲言，至三代而絕歟。然人情是古非今，當戰國時嘗有議德衰者矣。議以臣弑君者矣。將無夏后殷周亦以不正受命歟。舉一廢百，雖堯舜亦岌岌乎無以自完。故曰：正不可言也。蘇子曰：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正既不可言，而統又不待言。然則正統之名，如勿立焉而已矣。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三代受命之正，待孟子而決。

使歐陽子如孟子，自有以折天下之紛紛者。而曰：正口統。

豈不亦贅矣夫

快極似倩麻姑磨_七颯_七搔

在陸堂文集卷一

三七

正統論三

敘述自爲章法

或曰歐陽子與奪之義嚴矣哉其說曰由堯舜訖唐末數千百年之間正統三絕有絕而有續絕者奪之續者與之其嚴如此余謂歐陽子之嚴亦得半耳。覈於絕而不慎於續能奪其所當奪而於所不當與者有時與也是歐陽子猶未充乎義之盡也蓋歐陽子奪曹魏氏矣又奪東晉奪北魏其於前之四代後之五代也悉奪之彼皆未能合天下而出於一如之何其與之統邪故曰奪所當奪也奪所當奪由其嚴於正統之絕也至其與秦與晉與隋也彼皆

在陸堂文集卷一

三

恃其富强狙詐以一天下然能合天下於一吾不得不與以一采如之何其并正以與之邪故曰與所不當與也與所不當與以其不慎於正統之續也按歐陽子與晉隋之說曰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即天下之君矣余以爲正與不正若縑素然始既不得其正中間又無翻然改圖去不正而返正鑿鑿可據之實蹟是晉隋以不正始以不正終也能一天下之晉隋無改於未一天下之晉隋而猝然以居正稱之亦何異於縑之冒

素乎且既曰不正又曰居正此自亂其說也吾前言不欲

與之而姑與之又從而爲之辭者非是之謂乎其與秦之說爲尤詳上溯大業伯翳中述非子秦襄下列穆孝以來之雄盛然余以爲此皆秦爲諸侯有家國之本末耳其實秦至莊襄未嘗一日得天下其一天下在始皇之二十四年歐陽子雖繁稱博引與正統何涉哉自周文王不得稱受命之君則始皇以上秦之爲秦可知矣而歐陽子曰始皇無道不過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嗟乎曩令禹不禪湯不革命其子孫仍世爲諸侯至桀紂始有天下而其無道如此又不旋踵而亡則今之談正統者將復屈指夏商乎抑亦等之有窮后羿而已耶且前

乎始皇之二十四年秦本無統也即與秦以統必斷自始皇今并正而與之此又以緇而冒素也天下固有盜賊小人而窮富極貴者矣有人焉語於衆曰某也富某也貴聞者弗恠也既而曰彼非盜賊小人而正人也有不強者唾弱者慍乎歐陽子之與秦晉隋何以異於是吾故曰歐陽子猶未充乎義之盡也蘇子曰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

其端此則大暢其說

音篇引

之於是乎與曹魏與後梁後唐晉漢周此則蘇子之過也

今夫人主之有天下也孰與哉亦曰天與之而已矣天下

者天之天下全而與之則天下合而事一君矣與之不全則天下離而各事其君矣全與之而得其正雖不正而猶全與之或不失爲正而與之者不全凡此者皆天也天下

斷定

之權有大小與人一城一社者諸侯之權也與人百里七十五十里者天子之權也與人天下者天之權也權在諸侯上卿莫得而侵焉權在天子方伯連率莫得而侵焉權

在天雖天子莫得而侵焉故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彼若曹魏若後五代者其人皆未嘗一天下蘇子曰此正統也是蘇子之與之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蘇子獨

在歷堂文集卷一

帝出起下三篇根

三

能以正統與魏五代乎朱子起而矯其說其作綱目也奪

魏以與蜀又以與晉之東曰此正統也是朱子之與之也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朱子獨能以正統與蜀晉乎間嘗

總斷判如鏡

綜而論焉重與人以一輕與人以正者歐陽子也輕與人

以一又輕與人以正者蘇子也重與人以正輕與人以一

者朱子也輕與人一。是謂亂統輕與人正是謂亂正所亂

不同要由孟子之言觀之其爲侵天之權則均耳不曰天

與之而曰吾之與之歐陽子失矣蘇子朱子恐亦未爲得

也然而人尤集矢於歐陽子者以正統之號之自歐陽子

收法

興而吾前言不如勿立而已者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或曰
子何言之妄歟朱子綱目非史也經也朱子之綱目猶孔
子之春秋綱目之法皆春秋之法一筆一削朱子以天自
處矣惡乎侵余應之曰子謂朱子以天自處我不敢知若
乃春秋則吾童而習之長而講聞其法矣綱目之於春秋
合乎不合乎吾不可以不辨

據其說而破之固前賢之所畏

筆力馳騁章法密變晚唐北宋真境界至此始全收矣

正統論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孟子之言春秋之法也。先原春秋所從來而繼言其所以作之者。其事其文其義而已。孟子之言春秋之法也。太史遷亦云。因魯史記作春秋。作必有因。因則不鑿。因一國之史則其統紀條理井井而不亂也。是故春秋書元年者。元魯元年魯年也。書公即位。書公薨葬。我君某公者。公魯公君魯君也。書某侵我某鄙某伐我某鄙者。鄙魯鄙也。春秋紀載達天下。然略天下而詳魯。外天下而內魯。疎天下而親魯。不歸統天下而歸統魯。若是者何也。因魯史也。今夫綱目其亦有因乎。曰。因資治。今夫資治其亦有因乎。曰。因歷代史。雖然朱子之因歷代史也。吾惑焉。何也。陳壽之志三國各自爲史善矣。朱子因三國志而帝蜀而擯魏。而擯吳東晉與北各自有史矣。朱子因東晉史因北史。而帝晉而擯北。帝晉姑勿論。吾竊惑乎朱子之帝蜀也。何也。朱子所因者三國志也。而若吳若魏皆其所刊落而不因。雖然使朱子信能不因彼二國者之史則

必沒其改元紀年不載節其君臣上下不錄芟其典章品物善敗廢興不志不詳蓋春秋於王朝列國之事赴則書不赴則否當其不赴雖天王王后之喪天崩地坼闕如也春秋不因王朝列國之史故也是故必刊落之至盡而後朱子之綱目爲能不因彼二國者之史能不因二國之史然後可毅然以帝與蜀而無嫌今觀於綱目然乎哉不然乎哉春秋之法有三曰實其事曰信其文曰精其義聖人之所重者義也然其事不實其文不信烏乎精其義是故欲精其義必實其事必信其文今朱子之綱目果能不因彼二國者之史乎未也亦既因之矣因魏史而帝蜀因吳史而帝蜀彼二史固未嘗帝蜀也可謂信其文乎且三史者亦不沒其實耳魏不能統蜀吳吳不能統蜀魏蜀又安能統魏吳哉三史者亦不沒其實耳而綱目所書如是可謂實其事乎其事不實其文不信綱目之於春秋合乎不合乎且聖人因魯史豈擇而取哉否也聖人退老於魯故因魯史設老於齊未必不因齊史藉令因齊史而元魯元年魯年略天下而詳魯外天下而內魯疎天下而親魯不歸統天下而歸統魯豈非其事不實其文不信而何經之

能爲朱子之帝蜀與因齊史而云云者何以異雖然朱子
處此亦窮矣春秋所因者一國史也朱子則取數國之史
而皆因之此其參伍出入統紀條理之際較春秋所因難
易懸矣又沾沾正統之說奪彼予此以求勝前人則其勢
必窮所以其事不實而其文不信皆其窮而無所處以致
此也夫處於不窮者春秋也

折衷孟子故其言也醇乎醇

筆勢最縱宕讀者須細玩之

正統論五

事與文抑末也。聖人所重者義耳。請言其義。今夫帝蜀何義乎。不曰正名乎。不曰定分乎。正名定分莫善於春秋。春秋之正名如之何。曰循實以正名而已。定分如之何。曰循名以定分而已。有其實然後加之。以名釐其名。則其分截然而不可犯。是故辨分以名制名。以實其實。如是其名不可不如是。然有失其名者焉。吾正之。惟不失其實。以正之。故曰循實以正名。其名如其分。不可不如是。然有失其分者焉。吾定之。惟不失其名。以定之。故曰循名以定分。所

謂循實以正名。如僖三十年書天王狩於河陽是也。傳曰。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謹按尚書五載一巡狩。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由孟子之言。則知凡天子適諸侯。皆當以巡狩名。不論方岳與不方岳也。舊史無識。不能深考。虞夏商周之典。固陋鄙野。苟以召王爲文。而仲尼正之。然其實天子也。故正名曰天王。其實天子適諸侯也。故正名曰狩。蓋春秋循實以正名。類如此。所謂循名以定分。如哀二年書晉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是也。當是時。蒯聵衛輒父子君

臣之際可謂甚矣。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及觀春秋大書衛世子蒯瞶，夫未有父，方爲世子，而其子儼然君者，亦未有爲衛世子。其父已卒，而世子不得爲衛君者，然後君臣父子之分較若畫一。於一、二字名稱之間，而迂乎哉。蓋春秋之循名以定分類如此。且夫蒯瞶其實世子也，故書世子。其實衛世子蒯瞶也，故書衛世子。蒯瞶故曰辨分以名制名以實者，春秋也。夫春秋之必以實必以名何也？苟非其實而強予之名，名不順而強授之，分是猶執塗之人而僕妾之。且曰：我爾主也。有是理哉。綱

入捷甚

在陸菴堂文集卷一

三六

目之帝蜀不惟執塗之人而已。猶士大夫執士大夫而主僕之，未也。猶士大夫之微弱者，執士大夫之強有力者而主僕之名，非其名也。分非其分也，而強之名，而強之分，視春秋何如也。或曰：然則春秋何以尊東周曰：爵與蜀漢類乎。不類也。平王親幽王子，宣王元孫，而文武成康之適主也。不得以蜀漢比。徙洛之後，海內奉朔自如。左氏曰：王周正月。公羊曰：王者執謂謂文王也。尤不得以蜀漢比。且春秋所書天王，天子云者，豈聖人特筆哉。舊史固曰：天王。天子云爾。自周而外，無復有天王。天子云者，又豈聖人特

筆哉當時莫大諸侯實未有天王天子自爲者舊史固未嘗曰天王天子云爾而援之以爲帝蜀劍可謂不倫也曰然則吳楚僭王何以抑而書子曰吳楚果僭王耶如閩越東甌夜郎康居之在漢此吳楚之僭王也得情自娛而已不出境內若其通山東列會盟行人往來赴告之詞必曰寡君寡大夫如此者非一據然則舊史固未嘗以王書也聖人焉得王之而又孰從削之而援之以爲不帝魏不帝吳之例亦可謂不倫也或曰吳楚之君卒而不葬非聖人削之歟曰然然固不待聖人也昔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太史

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使吳楚儼然稱王以葬何云周禮然則舊史早已削之而何待於聖人或又曰學聖人者神而明之可矣例非所拘也曰循實以正名循名以定分如是而不拘其例可也執塗之人而僕妾之而曰我能神而明之不可也嗟乎綱目之作文成百萬其間大書特書有裨世教者不勝舉矣特其沾沾正統之說奪彼與此以求勝前人其於義有未安焉而或者比諸春秋因爲本孟子之言陳春秋之法以觀綱目之合否如此嗟乎子敢肆然議朱子哉亦以見涇涇鄙人雖賢如朱子終不

敢以春秋佞云爾

謹嚴切至流俗必以爲孟浪之言而深於春秋者讀之
幾幾乎喜不自持也久當有定論耳

精神貫透實有一段不可磨滅處

正統論六

天下有相激之患。有相沿之弊。弊莫甚於相沿。而患恒起於相激也。邈余於友人所披一史。鑑甚恠。前五代無陳。後五代無周。初疑爲脫卷也。徐而視之。則以後梁蕭譽繼梁之後。後梁滅而入隋。時文帝開皇九年矣。以北漢劉旻繼漢之後。宋太宗滅北漢而入宋。爲太平興國四年。余是時不覺駭異。呼詫友人。亟檢序文示余。其序曰。此書據李燾長編而作。又曰。綱目挈正統屬蜀漢。此書合若符節焉。讀未畢。余憤而擲諸地。其書之名作者序者之姓氏。不暇致詳也。嗟乎。陳霸先之得天下。與蕭衍伯仲耳。吾不解其所厚薄。儻曰。苟以存亡國而已。不知其他。獨不曰天之所壞。誰能興之乎。將無齊必爽。鳩魯必大庭御世。必天皇氏之子孫。然後快於心乎。至如周世宗之賢。四百年開基受命之主。如宋太祖一切靡諸正統之外。僅得附書可謂恠於史者也。不得使余之不憤也。余家貧無力購書。所云李燾長編者。迄今未覩。序言果否。未敢臆定。其云與綱目合。此語不爲無因。然亦不善學綱目矣。無知妄作。未必非綱目之罪人。顧其所學者。綱目也。豈非慕倣之過。務爲新奇。穿

鑿不通以至此極歟莫甚於相沿此其效也雖然
挈正統屬蜀漢似亦非無因者漢末三分曹氏雖有其二
然漢賊之名籍籍焉矚山氏闖然以正統與之涑水資治
亦然朱子之心必有所不服者又懼無以相勝也勝與魏
者莫如與蜀於是乎奪曹氏而授之劉曰彼故物也無乃
矚山涑水相激使然而豈知末流之弊至此極哉吾故曰
標一名以息天下之爭名立而天下之爭益劇善治水者
墮其流不若滌其源後之君子能取正統之名盪滌務盡
而信史出惟史絕矣或曰然則信史宜如何曰余之愚何

在陸堂文集卷一

四

足以知之雖然余嘗言之矣與人天下者天之權也天與
人天下有一有不為編年書者蓋一以天為斷遇天下
合於一則稱某紀以冠之循其改元而紀年紀事焉不幸
天下為二為參為十數則以甲子書繫某國某元某年於
甲子之下而勿稱某紀以冠之俟天下復合於一則書法
如初惟王莽武曩以夏羿泥例書之稱漢紀唐紀冠其首
宋興有遼有夏所割至微猶周有淮徐漢有焉越不書其
為一也徽欽而後然後以甲子書一切順乎天而行所無
亦不可也或曰若有正有不正何曰余前言之矣統

可○言○也○正○不○可○言○也○故○曰○如○是○亦○可○也○苟○不○如○是○吾○未○知○
相○沿○之○弊○之○於○何○而○止○而○惟○於○史○者○相○接○迹○不○重○可○慮○也○
哉○

篤論

在陸草堂文集卷一

早

